



音樂的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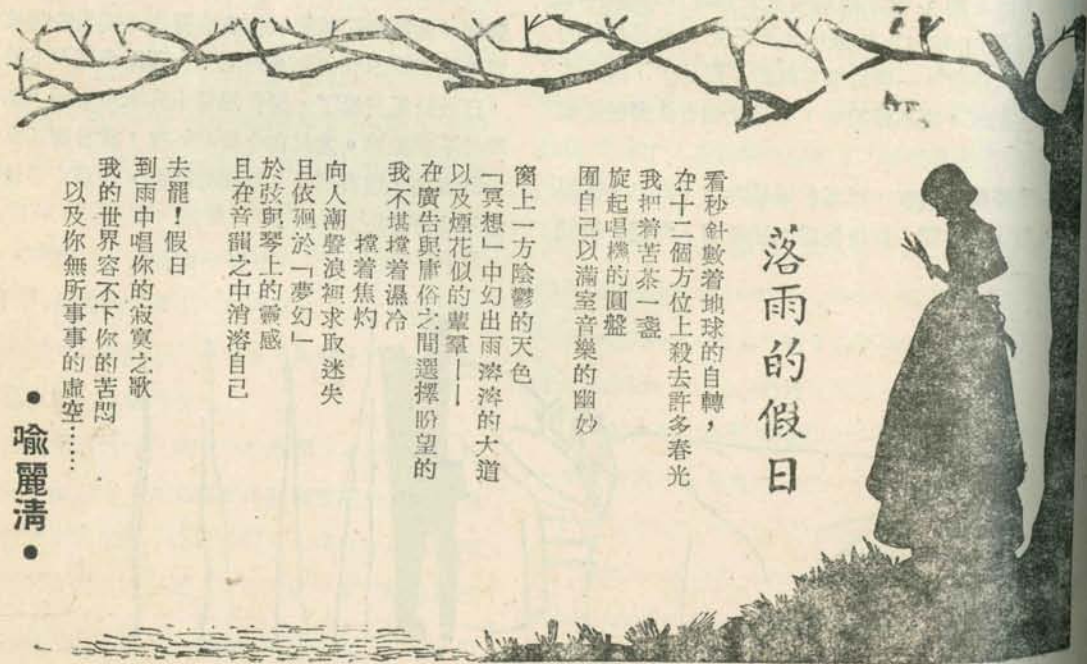
• 唐秉輝 •

聽！見多芬豪邁的樂想與偉大的精神，有如千軍衝鋒，萬馬奔騰，不可遏抑地洋溢在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「快樂頌」中。在這合唱交響曲中表現了快樂的極致，歌頌着貝多芬一生渴望而美志未遂的歡樂；貝多芬整個昇華了的生命與呼喊的節奏，有如蕤蕤香氣，衝濤激瀾，如醉如狂，與時推移。尤以採用席勒（Schiller）原詩為歌詞，經過大胆的音樂上的處理，以精妙的技巧，完成富於戲劇性場面的發展，更表現富麗的外彩，和深邃的內涵。當曲終之時，鋼琴聲和歌唱聲，恰似雨水縈迴，匯合發出海潮音，莊嚴偉大，絲絲不絕。誠然，聽眾狂熱的騷動，表現着場面的熱烈；一八二四年的五月中，當此曲初演時，貝多芬即曾感動得暈過去了。而此次我發現了張老師白皙的臉上綻開着微笑的花朵，老師的意念神遊於貝多芬偉大的人格和超俗的思想底領域中，發出磁性的心聲，引起聽眾的共鳴。

真正的藝術工作者應貢獻最高的貢獻，犧牲最大的犧牲，享受最低的享受。這是張老師的抱負。

也是他的自我要求。修長的身材，配着渾素的外衣；然而眉宇間流露着誠篤的氣質，閃爍的眸子充滿了智慧的光輝，令人一望而知，他是一位忠誠的藝術工作者。

「好的音樂，可以陶冶性情，振作精神，慰勞勞苦，和樂心志，使人生活調暢，情趣優美，無形養成個人高尚的人格，與社會純正的風俗」此即老師所以熱心於樂教之推行。老師苦心孤詣，孜孜不倦，乃在求「振大漢先聲，傳中華雅樂」，將人性提高，以求止於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。我無意將張老師攝神；然而每當我稍遇挫折，心灰意亂之時，總愛再次欣賞貝多芬的快樂頌，憧憬於音樂的生命之可貴，無形中發掘其人格在平凡中的偉大處。記得Henry W. Longfellow曾說：「我們註定的目標與路程，既非歡樂，也非苦痛，唯有腳踏實地的工作，才能得到異日的成功。」這似乎就是音樂的生命之真諦。——懷念中學時代一位音樂老師而作。



落雨的假日

看秒針數着地球的自轉，
在十二個方位上殺去許多春光
我把着苦茶一盞
旋起唱機的圓盤
面自己以滿室音樂的幽妙

窗上一方陰鬱的天色
「冥想」中幻出雨濛濛的大道
以及煙花似的羣羣——
在廣告與庸俗之間選擇盼望的
我不堪擋着濕冷
撐着焦灼

向人潮聲浪裡求取迷失
且依賴於「夢幻」
於弦與琴上的靈感
且在音韻之中消溶自己

去罷！假日
到雨中唱你的寂寞之歌
我的世界容不下你的苦悶
以及你無所事事的虛空……

• 喻麗清 •